

梅林終曲

■原 著 瑪麗·史都華

■譯 者 張 琰

■封 面 朱 離

■發行入 蔡浪涯

■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四號七樓

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一

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

■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

■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二十日

■每册定價八十五元

※本書已向內政部申請譯作權

如有樓害權益情事■究到底

梅林終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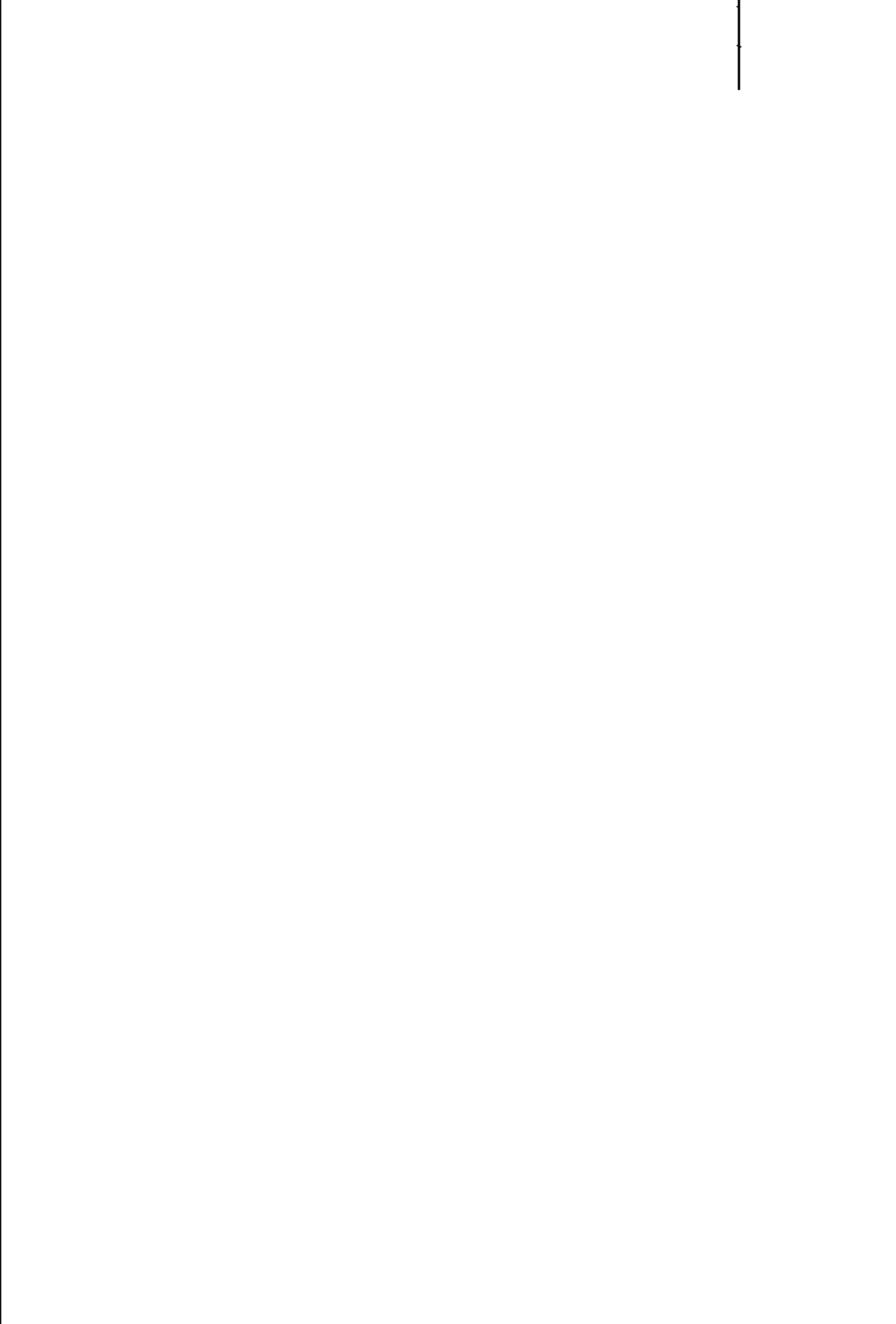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·名著
Best of best 32

瑪麗·史都華 著

張 琰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





名家名著

32

梅林終曲

瑪麗·史都華 著

張 琰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發行

關於「名家名著」

自從「名家名著」推出以來，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反應，其中有批評、有鼓勵、也有建議。讀者的意見是相當寶貴的，因此，我們綜合了這三方面的意見，在每次出書時，即依其作適當的調整。我們本身亦無時不思更進一步以服務讀者：將書皮加上塑膠套便是有形的一例，如此可免封面破損、污穢。此外，自選書的態度、譯筆之精進，以至封面之設計、書籍之包裝，也是我們力求更上一層樓的。

當然，我們仍有不少缺點，最要向預約讀者抱歉的是，每回劃撥購書，常得一等再等，而在心急的情況下向我們查詢。其實主要的原因是，劃撥讀者很多，我們無法在書一出來的當天全部處理完畢而寄出，有時要耽擱四、五天，這一點，我們必須鄭重請您體諒。不過，書一定會寄出，請讀者信任我們。此外，校訂上偶有訛誤，這也是我們的疏忽，我們會盡力改正。

我們從一開始，便強調書不論中西，作者亦不論中外，只要作者盡心，作品內容精彩、情節緊湊，就合乎「名家名著」的要求。但是本國知名作家的作品，已有

許多出版社不遺餘力的爭取出版，目前我們雖然不以全力放在創作小說上，但我們有此計劃，因此極歡迎各作家有好作品時，能主動與我們聯絡，以便決定可否有創作作品出現於「名家名著」中。

出書之難，主要是在選書，「名家名著」的書，都經我們編輯人員事先詳讀，認為的確精彩，有介紹的必要，才敢決定出版。時常有熱心讀者來信建議出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，作為我們出書的參考。我們也希望「名家名著」的書，範圍能夠擴大，因此除了將來打算出版本國作家的作品以外，西洋的作品，我們也擴大了選擇的範圍，已往美國的書佔了大多數，此後則希望更能搜羅歐洲方面的作品，俾更符合「名家名著」的名稱。

「名家名著」仍將不定期推出精彩的新書，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，因着讀者的愛護而滋長，希望它更能不斷地壯大！

譯 序

「梅林終曲」是「梅林三部曲」的最後一部，承前二書的情節，繼續敘述梅林本身的遭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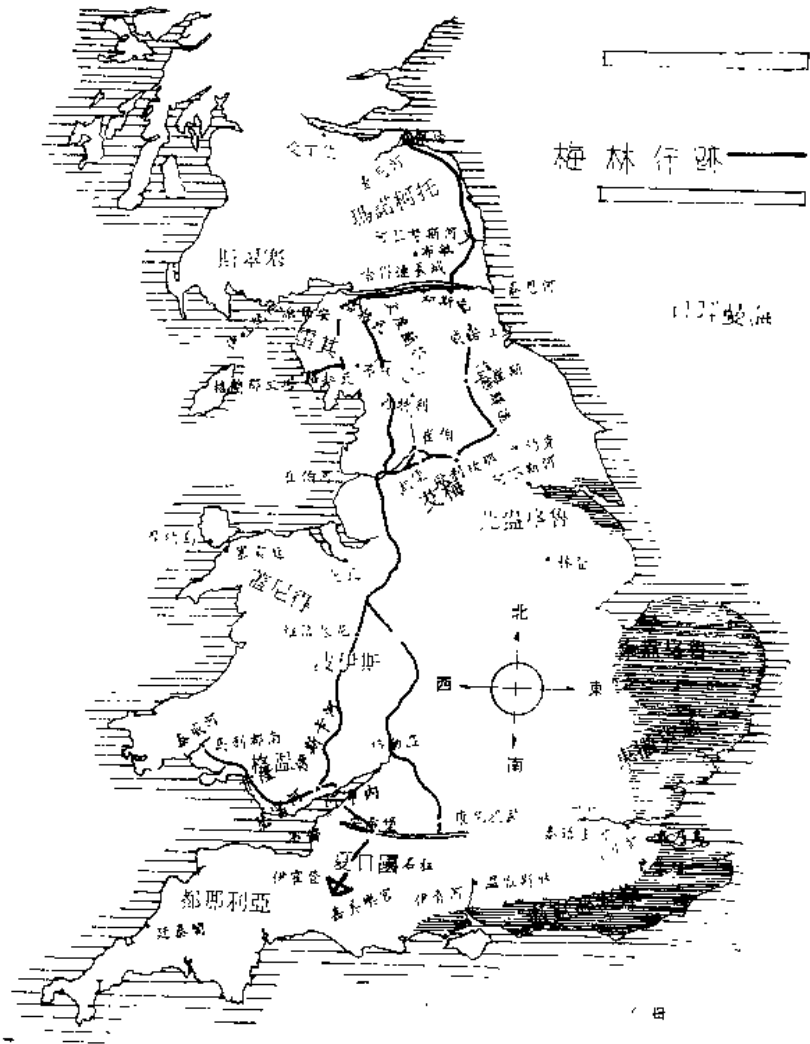
書一開始，便講述傳說中「亞瑟殺嬰」的真相，一方面澄清流言，一方面更暗示了日後情節的發展。在亞瑟這位英明領袖東征西逐之際，梅林則法力漸漸消逝，甚至在無意中遭人活埋，為本書穿插了輕鬆的畫面。史都華女士始終不以怪力亂神標榜，在她的筆下，除了梅林的異稟和法力是不可避免的以外，其他奇異的現象或巧合，皆有合理而自然的解釋，而她最成功之處，便在於梅林的描述。

梅林身世曲折，因為是安布勞希的私生子，受過不少困苦，但他樂天知命，對人對事從無怨尤，他有力並不為奪權或貪財，只像是上天派遣他專為輔佐亞瑟而生的。他的法力也會消失，而在此時，即使能有預感，却也改變不了任何事，足以使人扼腕長嘆，他却安之若素，除了心中的悲感外，並不憤慨或消極。在作者的筆下，傳奇人物竟如同我們日常所見的小人物一樣，平易近人，親切和藹，甚至有時

會令人同情。他也有七情六慾，但或許是命吧，愛情却在他暮年時才降臨，而他的對象是個綺年玉貌的女郎，他對她一往情深，甚至將一切都傳授給她，使他的法術得以流傳後世，而他也了無遺憾。這一段文字在書中佔不少篇幅，寫來深情感人，益見真摯。

瑪麗·史都華以其一貫淺顯通順的語調，將梅林的後半生娓娓道來，相信看過「水晶洞窟」、「空山幽谷」的讀者，對本書會更愛不釋手。

9 由終林梅



第一部 唐佩迪

有些國王並不在意在其初掌政權時，就大規模屠殺嬰兒。百姓一開始便這麼說亞瑟，雖然在其他方面，他們視他為各種地位人物的保護者。

私底下的議論要比公開的誹謗更難遏止，何況在頭腦簡單的百姓心中，大王既然統治他們，決定他們的命運，那麼在其統治下的一切事情，不管好壞，都該由他負責，自戰事勝利到暴風雨襲擊或牛羊不育，他都脫不了干係。

因此，雖然屠殺是由一個女巫策劃，另一個國王下的令，而我也極力承擔交相的指責，謠言仍然持續，謂亞瑟大王上臺後頭一年，便派遣軍隊殺死成百上千的新生兒，為的是滅掉他和異母姐姐瑪佳絲亂倫後生下的雜種。

我說這是誹謗，一點不錯，而且應該公開斥責這個謊言，但事實却非如此。要說亞瑟王親論屠殺嬰兒，當然不對，但他犯錯在先，雖說他不會真想濫殺無辜的嬰兒，他倒確實希望這個私生

子死掉，所以當然有人會怨實他。而我也難逃罪名，因為我——梅林，人說有法力且能見異象之人——竟然在此嬰兒孕育之際毫無行動，致使此娃兒破壞了亞瑟爲人民帶來的和平與自由。我不在乎別人的評判，但亞瑟年事尚輕，這些謠言對他簡直如同芒刺在背，尤其他尚沈醉在勝利的光彩中，陶陶然於百姓的熱愛，軍士的欽羨，和抽出石中劍時那光華四射的耀眼光芒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尤賽將其軍隊佈置於北邊雷其王國的路格瓦，準備與韓吉斯之子柯勒寧和貝得福兩兄弟的撒克遜軍隊一決雌雄。年輕的亞瑟被其養父格拉瓦伯爵阿克特帶到此戰場，並引見給國王。亞瑟始終不知道自己的出身，更不曉得係出貴族。尤賽雖知道其子的成長過程，却從他一生下來就沒瞧過他，因爲在他和伊格蓮私通之夜，伊格蓮的丈夫（康瓦耳公爵葛樂斯，也是尤賽最忠實的夥伴）却死在戰場上，雖然不是他害死的，他却耿耿於懷，因此發誓絕不去認這個私生子。於是要我去安排把他送人領養，離國王和王后遠遠的。可是國王和王后此後再也沒有任何子嗣，尤賽患沈疴，又知路格瓦所面對的撒克遜威脅有多危險，迫不得已，才公開承認他是繼承者，並將各貴族與小國王引見給他。

但他尚未來得及完成，撒克遜人已經進擊，尤賽雖然病重得無法領兵作戰，却依然坐着轎子到戰場，而讓康瓦耳公爵康特指揮右軍，雷其王國的國王柯爾指揮左軍，同時還有斯翠塞的寇爾和其他北方諸侯襄助，唯有洛郡的洛特在一旁觀望，他軍力雖然強大，却立場不定，當戰爭進行之時，他不教兵卒攻打，只在必要時才下令。據說他故意隔岸觀火，是存心要尤賽大軍打敗，他

好當上國王。若真是如此，他的希望便已告幻滅。戰事在尤賽四周激烈進行之際，亞瑟的劍斷折了，尤賽登時將御劍拋給他，這便代表他將江山也移交給亞瑟了。而後他躺回轎中，興奮之情有如彗星般閃耀，邊看亞瑟這青年把撒克遜人逐退。

後來，在慶功宴上，洛特領頭叫唆一些反對國王所選之嗣的諸侯搗亂，正在最激烈、混亂之時，尤賽死了，留下亞瑟和身邊的我共同面對不服的諸侯，並且終於打败了他們。

當時所發生的事現已被編成歌謠和故事。可以這麼說：因為他王室的血統，和上天所顯示的異象，亞瑟已證明了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國王。

無奈罪惡的種子已撒下，亞瑟在前一天尚不知自己真正的身份，却碰巧遇見了瑪佳絲，後者是尤賽的私生女，也是亞瑟的異母姐姐。她嬌美可人，他少年英勇，又才打贏生平頭一場戰役，所以她當晚要侍女去找他來時，他便急切前往，除了知道將失去童身以外，也不多想。

你應當可以相信，她的童身早已失去了，而她在別方面也不是好東西。她明知亞瑟身份，却故意同他做出那不可告人之事，爲的是要奪權，婚姻她已無望，但是生個私生子，在老王（她父親）逝世，新王即位之時，倒是個強有力的武器。

亞瑟發現自己闖下什麼禍之後，本可以殺了她，但因我介入而作罷。我將她送出宮廷，令她騎馬去約克，尤賽的婚生女瑪姬絲與僕們早已在該處住下，正準備和洛郡國王成婚。瑪佳絲同當時一般人一樣，對我十分畏懼，便乖乖走了。

但這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還是回頭來看這嶄新一天的黎明時分情景，此時瑪佳絲已往約克克去，亞瑟端坐雷其王國的路格瓦宮中，接受衆人朝拜，並迎接東升之旭日。

當時我不在場。我在亞瑟從石祭壇上抽出邁西穆斯寶劍，因而成爲英國國王之際，已向他的朝拜過了，當時是月兒西沈、日頭東升之間。後來他和其他諸侯便在勝利的歡樂中離去，我則獨自留在教堂中，我尚欠此地神祇一些債。

現在這裏人稱教堂，亞瑟以前叫它佩勒斯教堂，但此處在建祭壇以前，便是個神聖的地方，先是因於此處的土地神，還有盤踞山丘溪流以及森林的精靈，更有大空氣神，祂的力量能穿越雲霧和風霜。沒有人知道最初這教堂爲那位神而建。後來羅馬人來了，帶來了戰神米勒斯，他們便在教堂內建一座祭壇拜祂，但教堂內仍然有許多古代神祇，因此古老的神方得以接納祭品，九盞燈也依然常明。

亞瑟躲藏在艾克特伯爵家的那些年中，我一直在他附近，山裏人僅知我是教堂的隱士，管理祭壇。而後我將邁西穆斯那把偉大的劍也藏在這裏，只待他日亞瑟能抽出來，並且驅逐敵人。在一百多年前，邁西穆斯大帝便如此做過，因此一般人心目中，皆認爲他的劍是個護身符，是天賜之魔劍，只有適當的人，才可揮劍出擊，去爭取勝利。我，梅林·安布勞希，也是邁西穆斯的後裔，把它從掩藏許久的地下發掘出來，等待比我偉大的人來臨。我先將它藏在湖中的洞穴裏，然後藏在教堂祭壇上，避開一般人的眼光，並施以法術，以冷火覆於其上。

亞瑟便是自這超凡的光華中抽出那寶劍，將所有在場的人驚詫得目瞪口呆。後來這位新王和諸侯離開教堂，看得出來，新神的烈火將此地原有的神祇都除盡了，祭壇只供奉祂一個神。

我知道這位神不能容下任何伴侶。祂既不是我的神，也不會是亞瑟的神，但祂却雲遊不列顛各處，驅走古廟其他神祇，改變百姓崇拜的對象。我會滿懷哀痛和敬畏地眼看祂的火逐走另一位比較年長的神祇神位，但是祂將佩勒斯教堂——或許連寶劍在內——視爲祂自己的，這確是無可否認的。

因此這一整天，我都在清理神龕，迎接新神到來。清理費時許久，我因爲最近新受的傷，四肢還很僵硬，加上澈夜未眠的守夜，動作並不靈光，此外，有些儀式一定得恭謹有序以爲之。好不容易終於弄完了，在日落之前，神龕的人員由鎖上回來了，我便騎上他帶回的馬，在寂靜的森林中騎下山去。

走到城門時，天色已晚，但城門是開着的，我進去時，沒有人盤問我。城內依然人聲鼎沸，天空爲熊熊火焰照得明亮異常，空氣因人的歌聲而震顫着，在烟氣中，你可以聞到烤肉和烈酒的味道。連駕崩國王躺在修院教堂的屍體也無法使百姓住口。在短短時間內發生這麼多事，鎖又太小了，所以只有老人和嬰兒才睡得着。

我自然也無法入睡。午夜過後，我的僕人走了進來，身後則是拉夫。

他爲避開橫木，低頭走進來——因爲他身材高大——等門已關上，他小小心地看着我，一如作我侍從時的害怕神情。

「您還沒睡？」

「是呀。」我坐在窗邊的高背椅之上。僕人送過來一個炭盆。在九月天夜晚的寒意下閃耀生光。我洗過浴，也再查看了傷口，叫僕人替我穿上寬鬆的睡袍，然後才要他退下。經過了亞瑟當上國王的榮耀後，我——我此生唯一目的便是要他當王——却覺得需要獨自一人靜一靜。雖然仍睡不着，但我却滿足地坐著看炭盆中懶洋洋的火光。

拉夫仍然穿著早晨教堂中那一身的珠光寶氣，依然全付武裝，但神情疲倦，眼神空洞，不過他尚年輕，這夜晚的高潮對他正是個新的開始，而非終結。他突然說：「您該休息休息，我聽人講昨晚您要上教堂的時候遭人攻擊了，傷勢嚴重到什麼程度？」

「身體上沒什麼，只是心裏頭很難受！不，不用擔心，沒有刀傷，只是些擦傷，我已經上藥了。只是你的馬跛了，我感到十分抱歉。」

「我去看過了，沒有什麼大礙，至多不超過一星期就會好的。但是您——您看來好疲憊，梅林。您實在該好好休息一陣子。」

「難道有誰不准我休息嗎？」他正猶疑着，我朝他揚一揚眉。「算了吧，你說吧，你吞下去的話是什麼？」